# 胡子衡齋

序

胡廬山先生講道螺水之上四方考德問業其門者屨恒滿焉余從鄉邦後雅慕先生有年昨遊吉之祠江思造請函丈先生聆余

重翻然就之會余以親病返舍尋爲時迫出山至人雖遇大道難聞聽彼日月悠悠我思奚須友人來自長洲傳曾明府手書示余新刻胡子衡齋且委之序

初讀之洋洋乎纚纚乎何其工而則辨而不肆也嘆曰富哉言乎再讀之雍雍乎井井乎又何其平中不偏極於變而不離乎宗也復歎曰至哉言矣昔謂孔

子沒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言昌稱微天下隱然而莫測其指是也義昌云大天下曉然而咸通其故是也揭大而涵微者聖也闡微而遡大者賢也試

取魯論中庸二書覆誦之
而尼思之所繇判可識矣
夫大道甚夷至理無二聖
人懷之斯欲忘言衆人辨
之以相示卒莫能定彼局
見拘方者人置一喙妄生

分別秦漢以來何其嘵嘵也今天下之論滋矣胡先生安能以巳之說為天下司平而斷然齊一々手蓋胡先生不能以其說均齊天下凡天下譚名理指歸

幸不能外先生之言為言是則所謂衡齊云爾今夫臆斷輕重誰能自信誰誠設而低昂不爽者當也意料長短未色有差度誠設而人亡不欺者亦當也在

我權度惟茲惟靈不墮封
畛不囿象數精入無倫大
至不可圍知止斯定定斯
徹徹斯融達乎巨細之倪
而洞乎修短之故由是百
家殽亂庶幾哉其可折衷

乎處窔奥者陵藪蒙翳分
町圻畦引而登諸泰山之
巔則萬里瞭然何閡之有
井鼃谷鮒擅耳目以極娛
莫吾能若試遊乎溟渤之
區望洋東視巽派同歸始

足以語大方之家矣蓋見大則罔弗平冥會則罔弗一胡先生之學以盡性至命為宗存神過化為功固已見大而窺源由是千古之輕重長短疇能越焉昔

王充論衡之著扶疎二十餘萬言闢摘詭譎取尚理實蔡邕秘之以為談助乃其書猥襍無關奚足觀也

莊生齊物論非舉物論之不齊而齊之也蓋謂未有

物先本無可齊既有物後自不能齊始喻風竅卒歸之虛景幻夢為說汪洋自恣氾無畔涯以余觀於衡齊懸衆說而歸宿於道之子空有緣三尺矣斯其可

傳也奚疑會心人遠合并何期日手茲編面譚千里是書藏諸名山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又何有於余哉曾明府昔受學胡先生門一嘗訪余山中高朗士也

甫宰巖邑席未遑暖孜孜首此以付剞劂豈特侯芭之嗜玄哉夫亦漆雕之志大矣

豫章張位序

胡子衡齋序

胡子之書曰衡齋既成而長洲令曾鳳儀氏刻之屬不佞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齋也衡者平也所以平徑昃而使之當也齋者和也所以和

諸味而使之成也胡子之所爲衡齊也其大指曰吾儒与他道角吾處吾勝而求彼負以爲異端彼亦受其勝以絀吾負而譏吾之未至不卑而後有争之而不能和則害彼所

謂佛也老也楊也墨也申韓也彼皆有以自持之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則皆為我用也洙泗之後而有濂洛之後則吾傳與吾傳角彼此不歸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

也道問學也主靜也致良知
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
而流漸異吾衡而平之然後
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
曰衡齋孔子之言純者為魯
論而小雜者為家語有問答

有自言皆门人紀之者也孟子之言有問答有自言皆身著之者也荀子揚子文中子亦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著之而間託之問答者也其後而為周子張子至明而為

薛子皆身著之者也為二程子朱子至明而為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為衡齋也身著之而間託之問答者也身著之得無有意乎哉聖人立象以盡意意不盡則

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
道立言次者以言明道以道
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胡
子之衡齋傳也其所以衡齋
之意則明道其明道將以淑
人而執世也意在明道何害

於意々不在名何損於道甚矣
胡子之意々之審也雖然其辭
得無過脩乎哉孔子之繫易
曰脩辭立其誠々立矣何脩辭
之足病且胡子之學心學也
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已葱嶺

若縣不識同也其猶有抒耶即
閲洛閣越不憚異也如其羽
翼手即鋝史卷議不辭系也
可借而彈射手即齊諧虞初
示虞說也是故辯者儀秦而
非為彊工若丘非而非為刻

逞若蒙莊而流爲縱博若僑向而流爲滛故曰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胡子其將庶幾乎哉余与胡子先後仕于朝而不相值第聞胡子倡道于東南天

下之有志者慕而趨之若流
水而胡子頑不立門戶推道
之是明而已雖然吾終以胡
子之辭備懼天下後世之以辭
求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
何反之心而偽如胡子之於先

詰可也是所謂衡齋之衡
齋也
弇州山人吳郡王世貞撰
六止居士周天球書

# 胡子衡齊序

衡齊何為而作也胡廬山先生憂世之儒者論說多端而持衡以齊之也夫言悪乎齊齊道悪乎衡揚子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聖人者固後學之所折衷也先儒有云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又云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吾心者又斯道之所取則也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絶諸子百家議論繁興漢溺於


吉水郡學[illegible]刊

訓詁唐溺於詞章心性之傳不絶如綫
迨於宋室真儒輩出理學始明其一二
鉅賢力攻著述以開來學精神力量可
謂收儒者之大全然而議論訓釋稍有
矛盾於孔氏者
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
厥旨弘暢矣乃其末流侈虛談而尠實
行世之君子猶惑焉嗟夫道之不明則
胡不折衷於聖人又胡不求端於吾心

也昔者堯舜禹更相授受惟曰允執厥中孔子明大學之道必曰止於至善此曷以故我嘗試觀之人生於天地之間視而不明聽而不聰動作進退而不得其理則威儀亂有父子而不相親有君臣而不相事有夫婦長幼朋友而不相别相序相信則人紀滅養其身不以爲天下則私役于物反以遺其身則悖捄索於形名度數禮樂名物之煩而日亦

不足則支馳騖於高虛玄遠簡曠自便之域而實之不存則罔亂也滅也私也悖也支也罔也有一於此皆心之所不能自安者也心之所不能自安者非性之本然故也亂而治之滅而脩之私而擴之悖而反之支而約之罔而誠之則性順而心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還之不可不及不可堯舜之所謂執中孔子之所謂止至善由此其還也嗚呼豈非

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我先生衡齋九篇其大要闡人心之靈則辨物理之非外而折衷於孔子之訓反覆論証既已深切著明其謂釋氏本心未嘗非是而特不能盡心之過一言足以訂千古之是非學者苟知此意雖以釋氏之明心見性其究至於出離生死猶於此心此理未盡而況其揣摩測度視大道猶徑庭者乎傳曰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貴知其

本也又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邐迤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貴覩其全也又曰道若塗若以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貴於自强而不息也學者苟知其本又覩其全而能自强不息則道在我而可以權衡乎天下之言矣其不齊也無所加損於道也先生不遠千里緘書遺予遂屬之以序遂不辭固陋而敬識其大端云

萬曆癸未孟冬建昌守德清許孚遠謹

序

# 胡子衡齊目録


卷一
言來上　言來下
理問上　理問下
卷二
六錮
卷三
博辯上　博辯下
明中上　明中下
卷四

微孔上　微孔下

卷五

談言上

卷六

談言下

卷七

續問上　續問下

卷八

申言上　申言下


胡子衡齊目錄終

# 胡子衡齊卷一

泰和胡直譔

門人同邑蕭[illegible]學　廖同春

陳[illegible]浩　陳以[illegible]

吉水鄒元標　王用中

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曾鳳儀　同校

[illegible]王繼明　校刻

## 言末上

胡子閒居二三子從遊孟山之陽咏歌螺水之濵返而休於長洲之館魚魚于于翼翼巍巍沛焉若有愉其所之已而避席請曰學如是而已矣茂弗一也道

如是而已矣茂弗明也而世儒之爭之也有弗一弗明何哉意者言弗可已與胡子仰室而肝痒然不能出語崖然嘆曰言何可恃也言何可恃也弟子曰道之弗明學之弗一不言已諸胡子曰道之弗明學之弗一則珠見者之為祟也珠見如雲徙言如雨以珠見出徙言而天下束書始業業乎若嶽汸汸乎若海矣夫道何病于見哉昔者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魯與天下非故小也孔子見之綦全故也然孔子猶儉然自命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予欲無言孔子豈知其為見乎其不為見乎而烏為

乎殊等知其可言乎其不可言乎而烏爲乎徒雖然
孔子固嘗循循爲誘終日爲語周易爲之十翼春秋
爲之筆削未能一朝而膠口廢言也然而孔子言之
凡庸非爲近也而遠如天言之四海非爲遠也而近
如帶言之毫毛非爲小也而大莫載言之昆侖非爲
大也而小莫入言之腐草非爲淺也而幽者闡言之
神髓非爲深也而顯者微言之尾磔非爲粗也而幾
微者言之金玉非爲精也而庸常見言之九乾上也
而無不下言之九淵下也而無不上言之一一簡也
而無不繁言之億兆繁也而無不簡言之三千三百

外也而無不內言之無聲無臭內也而無不外乎也如衡燮也如權方也如律員也如蓍圓也而長上古旦夕也而把千萬世孔子豈巧爲持乎孔子亦豈得其全而已矣今夫窶人之子見一金一綺則庳然矜闚闃之士見一溪一壑則爽然詠唯夫宅通都而擁瓔廡戶莽蒼而臨巨浸則非不見非不見非不言非不不言此全不全之分也古之聖人惟全故中中而之言焉則不偶唯全故悉悉而之言焉則不巵唯全故賓賓而之言焉則不裂唯全故化化而之言焉則不隅非獨聖人不自爲隅爲巵爲裂爲隅雖後

之論之者將腸臆而似之曰是㓷耶危耶裂耶鬬耶

亦不得而似之也易繫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

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

此明聖人之為言也而教無窮也世之為言則不然

世之語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則之近小淺粗繁下

而外焉健語遠大深精簡上而内焉則之遠大深精

簡上而内焉縱縱於此則不得不詆於彼當其健雖

君之王之不啻也當其詆雖仇之雺之不啻也彼惡

覩斯道之全哉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仁知非不爐也見仁則病知知而亦以病仁見知

則病仁而亦以病知蓋見之爲祟久矣故琢見者其頡如錐頡脫未有不割者也其烈如火烈熖未有弗燎者也見琢而言踺未有不割燎道真者也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此之謂也

言末下

何以明其然邪曰老氏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輻轂與無之兼爲用也明矣惟老氏見無不見有夫斯以言無焉從彼固不知從無之賊于有也而賊有亦以病無也荀氏曰鉤木必待檃括而後直鈍金必待礱礪而後利人之性惡必待師法而後

正夫木之待檃括金之待礱礪人之待師法皆其性之本具而後能也假令木之性若金金之性若木人之性若金木又惡能檃括而直礱礪而利師法而正也哉人性之能爲善也明矣荀氏見惡不見善夫斯以言惡焉從彼固不知從惡之賊於善也而賊善益以翊惡也楊朱曰人人不損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夫楊朱既不能損一毛利天下則又孰肯出身令天下不損不利哉爲我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楊朱見我不見人夫斯以言我焉從彼固不知從我之賊於人也而賊人亦以病我也墨氏曰仁者兼相愛

交相利又曰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兼相愛交相利猶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不可防止于天下夫賞罰並行則既不得以兼相愛矣況欲愛秦人之兄猶己之兄愛秦人之父猶己之父則雖有賞罰亦莫之能遂矣兼愛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墨氏唯見人不見我夫斯以言人焉而健彼固不知健人之賊於我也而賊我亦以病人也此四家者健而雄者也彼其偶耶戹耶裂耶鬩耶彼弗皇省也嘗試辟之天地無弗全矣而見者自異天有高壓地有廣漠彼見而健言之則老氏之家似也天有冥晦地有險

塞彼見而徙言之則荀氏之家似也天之四時其運
地之五方殊風彼各見而各徙言之則楊墨之家似
之四家者之後乃又有泥洹家彼泥洹者之爲教也
寥然見諸天地無物之先逖然遊乎天地有物之表
故其爲言滋徙而世儒之病之也滋厲匪徒病之又
且高壁深塹以拒之長鋋短矛以攻之矻矻無遺力
天下莫不曉然白也雖然世猶有見者焉而天下未
嘗曉然白也是則可憂也彼其爲言曰日月星辰風
雨露雷天之實盡是矣山川土石水火木金地之實
盡是矣緦緦焉憑藉其實而徙言之則世儒之家似

也夫世儒豈爲非其亦唯琢而徒之則與彼數家者之執一而賊道亦均而已其爲偶耶扈耶裂耶鬩耶尤弗皇省也今夫天下徒其不可見以詆其可見則信者十一徒其可見以詆其不可見則信者十九世儒者曰是器數是文章則帝王之鴻猷聖神之懿軌在焉是猶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土石而人之實盡是矣則天下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世儒又曰若凡古今士所稱心性原本皆窾言無實用此其流必爲泥洹氏勿可以聽則天下又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非獨拱信之亦將高壘濬塹以爲拒長鋋短

戈以爲攻有若驅泥洹氏不肯遺餘力豈皆甘器數
文章而毒心性哉誠以器數文章可見而心性不可
見也碎之指一江一淮示人曰此水之至也人莫不
信談岷山之泉求桐栢之源曰是江淮之出也人反
不信則見不見之異也然則夫人烏求其曉然白之
日也世乃不知岷山泉涸桐栢源竭則焉有江淮是
故不見固見之從生也然而多見先焉則真見謝不
聞固聞之從生也然而多聞先焉則真聞贖此世所
爲殲其根以戕其生鑿其真以乖其全雖天下佛夫
纖人咸兟兟填填安也久矣有不然者厲而相猝而

子欲奮舌軒楮並馳而明之雖孔孟生今時懇不能克而况其下乎乎故曰言不可恃也雖然吾不可已于二三子昔者子思之語天未嘗不取日月星辰然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夫之所以爲天其語聖人未嘗不取器數文章然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所以爲文蓋先其本也此子思所爲全也今之君子徇知文之所以爲文夫然後能全全能全全則不以見見不以言言斯可與有言矣

理問上

弟子問曰先生之不恃言也審矣雖然今之學術棼

擊膠轕是非異同其爭若訟其拒若攻惟理內外爲辯各立弟子盖聞之矣自漢儒來咸言物理至宋程叔子則訂之曰在物爲理紫陽夫子推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窮理者窮究物之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物格知至矣此非自儒者詩有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德未有物而無理者也然則理之在物所從來遠矣近代儒者欲挽之入內曰理不外心而予故張之甚矣不將絀古而溺今也哉吾惧後之覈議今也胡予曰嗟夫乎此非予所謂難言者乎夫以千百載之

惑而僅暴于近代之一言宜其識勝而不可鮮闕甚而闕其非也言何用益聽雖然子安知古之爲今而今之非古哉于不聞昔人有先世之廬稱穹廣焉不幸罹罪偕其妻挈幽于犴徙厥子長育圄扉罕覩天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圜扉爲家日促毋以歸毋曰是乃家也子終惟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后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長行乞過家而不識也其父識之引子復家授以帑藏退不敢當已而其祖証之然后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哉彼固無以奪習見之先入也況夫理

者非可以形體求而証佐定也又惡能即是非于先天哉故難言也雖然予今誠以為理在外與弟子曰吾嘗求之矣將為内乎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雖三尺童知其在物也強為内不可也將為外乎則維皇降衷若有恒性雖三尺童知其在心也強為外亦不可也若是則果無内外歟曰理豈有内外哉雖然予之信外非信理也而信程叔子之一言予姑以叔子一言明之昔者先府君嘗讀叔子之言乃著論駁之曰既曰在物為理而又曰處物為義謂義非理也可乎既曰在物為理而又曰性即理也謂性為在物可

乎是二語者可謂明矣叔子之非穿待攻而破我惜先府君之論散佚不全而世之聽之亦猶圓扉行乞之子恇惑疑懼不肯自信非借證其父祖終必不信也請舉其證今夫理之說易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燮理陰陽釋之者曰燮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黄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

最後曰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其下文則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蓋言聖人作易咸理于吾性之義故窮理者窮斯盡性者盡斯以逮夫致命者咸繇之矣吾未聞理不在義而在物也亦未聞窮理之理非理于義之理也故夫子又明言之曰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嗟乎吾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爲在物何𢦏易書詩與吾孔子之語理若此是吾不得已借證于父祖之說也世既不自信又捨父祖而不信則誠莫之何焉已矣而又惡用言爲第子曰第子得夫子于性命之理一言已氷解十五矣不然是救

父紬祖而很從衆子之謬也然詩所言有物有則何共曰今子也以耳目父子語物以聰明慈孝語則近矣然謂聰明慈孝果在于物乎抑不在物乎世固有病風狂者矣其耳目父子人也曷爲其不聰明慈孝也哉子也畢知聰明慈孝之則不則于耳目父子而則于人心也故謂則能則乎物可也謂則在物焉不可也是以詩人稱之曰秉彝又曰懿德審如世儒之說則秉彝懿德皆當爲在物而不在人矣抑與書所稱降衷恒性記所稱生而靜孟子所言根心固有非由外鑠我者一何其盡戾也彼世儒者信子所謂歟

父繼祖而不知反顧者耶而世之徒猶狂奔倒馳唯恐叛之不先繼之不至若怒濤然皷晝夜而揪河海終不知風之自也悲夫故難言也

理問下

曰理之不在物弟子已氷解十七矣蓋嘗繇聰明孝慈推之則人之統爲五常率爲五倫發爲四端修爲四德敷爲五教爲五事爲三物四術爲五禮六樂其極爲九德其事六府三事九疇九經其著爲百行爲萬善其放之準四海施之天下後世無朝夕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周公之制作孔子之刪述爲之裁成輔

相爲之範圍曲成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成天下之亹亹贊天地之化育鮮不自人心出之是則內者乃未嘗不外也謂之無內外誠然也然而天之高而覆也地之厚而載也日月之明而照也星辰之列而燦也雨露之潤雷風之薄四海之廣六合之大歲序之行而不紊鬼神之幽而不遺河海之流而不息山嶽之峙而不毀鳥獸草木之繁育不一其性火之炎水之潤木之文石之脉金之精玉之光是孰理之共謂皆出人心可乎螻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鴻鴈之昆弟雎鳩之夫婦騶之仁鵲之智烏之孝神羊之正

犬馬之義麂鹿之慈獺之祭魚豺之祭獸玄鶴之珠黃雀之環象不拜叛而泰吉了之不願爲夷是孰理之哉謂皆由人心可乎夫人之百骸九竅五臟三關莫不有經而醫之治也寒燥温凉君臣制使投之各循其軌又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是則弟子未之徹也子其謂何胡子於是俯仰屋榑嘆曰是奚獨子一人未徹哉蓋昔者孔門語理咸不遠人而語之也故無内外今世之語理遠人而語之也故有外而已矣子悉得徹乎不聞孟子之闢告子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知義則知理矣子又不聞子思

上下察之者乎今夫鳶飛戾天自人視之鳶在上也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上察也魚躍于淵自人視之魚在下也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下察也大哉察乎其諸人心神理之昭識之不可揜夫是故察之外無理也子知之乎曰問諸先儒之言謂道自察也而未偶人也曰嗟乎此所謂遠人為道者也夫子思本以費隱言君子之道而世儒必欲推費隱於君子之外何其與孔門千百徑庭哉此正數千載之惑毋乃語之而不信者而奚子尤于見皎日乎吾請為子譬之方其未有皦日也黝黑荒忽未始有天地

萬物也已而皦日照之則天地萬物列矣然是皦日也其體在天而其光與氣散於天地萬物之間人之耗其光挹其氣者一盤盂一皦日也一甕盎一皦日也一淵谷一皦日也一江漢一河海有萬皦日也今如有夸父焉逐日於谷彼亦惡知皦日之體不在是也子知皦日之體之所在則知理之所繇來矣是故天者吾心爲之高而覆也地者吾心爲之厚而載也日月吾心爲之明而照也星辰吾心爲之列而爍也雨露者吾心之閏雷風者吾心之薄四時者吾心之行鬼神者吾心之幽者也江河山嶽鳥獸草木之流

峙繁植也火炎水閏木文石脉峙非吾心也螻蟻虎狼鴻鴈雎鳩峙非吾心也一身而異殺百物而殊用峙非吾心也是故曒日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吾心者所以造日月與天地萬物者也其惟察乎匪是則亦黝墨茫忽而日月天地萬物熄矣日月天地萬物熄又惡覩夫所謂理哉予故曰察之外無理也曰若是則子之言理亦猶夫樊理獵理之謂理即孟子之長〻右之謂義也所謂不遠人而語之也果非外亦非內也然則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〻萬物之各有區別卒不爲理乎曰子之見曒日方其在盤盂甕盎

池沼淵谷江漢河海雖指之曰是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曰何不可也然而莫非在天之曰之所括也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萬物之區別雖指之曰是天地日月萬物之理亦何不可也然而莫非吾心之理之所察也故子思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孟子承子思者也則又直指之曰萬物皆備於我程伯子得孟子於千載之後者也則又直指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又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噫亦旼旼乎矣乃世之末儒棄毋父而不信而猥從衆子之言則誠莫之

何焉已矣曰理之不外心弟子已氷釋十九矣雖然猶有請焉易言乾道變化詩言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子思言天命之性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曰天地之道貞觀日月之道貞明子思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凡皆自天地言之未可以人心槩也曰善乎而問之也夫君子之語道有語乎其所自者有語乎其所有者古之人恒語所自以明所有今之人則執所自以疑所有非徒疑之又從而仇之今夫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方其在先世慈父則謂之父祖之物及其自人子承之則疇非子物也於此有

人爲對人子而談曰此乃若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若不得以有也則人子必艴然怒夫人子之怒非無故也誠以父祖之物自已承之即已物也而必執父祖而拒之謂人子不得有則將置人子何地人子惡得不艴然怒也故語父祖之所自以明人子之所有則可執父祖之所自以疑人子之非有則必不可乃若繫辭所言天地日月之道子思所言天地之道皆自父祖之物言也而亦莫非子物也推而語之則曰天地之道散而語之則曰萬物之道合而語之則疇能外吾心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畝曰

已謂之矣子則易疑且也先天地長上古而不爲老
後天地毀萬物而不爲弊者詎外是哉詎外是哉予
未可語此也曰是未敢語然弟子知天下無心外物
矣況理乎曰若是則予能信其父祖進而自信幾矣

胡子衡齊卷一

# 胡子衡齊卷二

泰和胡直正甫 譔

門人同邑郭子章 廖同春
蕭景訓 陳以躍
陳秉浩
吉水鄒元標
廬陵[illegible]驥 王用中
耒陽曾鳳儀 同校
永嘉王繼明 校刻

## 六錮

弟子曰旦旦乎先生之語理弟子已氷化矣然而世儒之訓熟爛乎耳目徹經乎腑臟辟諸曾崖陰霰非太陽爲之曲照莫能覩也溝澮積淖非霖雨爲之終

日莫能滌也盖二三子之錮于中者有六請竟宣之以瘝永學胡子曰何𢧵六錮曰世儒之所為爭而未肯降者則虛實也天人也心性也體用也循序與務物也此六者彼方挾以攻我我又安能令彼之有入𢧵夫彼之挾以攻我者非其故為也彼固有似是而難明者以錮于中也而近儒者語之未竟則是我固未盡于彼而欲彼之有入于我無異乎其矐然明而滃然塞也胡子曰然

然則何謂虛實之錮曰昔者世儒立教以萬理為實是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父子實父子君臣實君

臣夫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唯求理于心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于父子君臣哉此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又何以殊也胡子曰然非也夫萬理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即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俻於我而下文即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于物則萬物奚與于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唯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觧于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其極至弑父與君

而弗之忌彼烏覩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蔓蔓然也其弊至蔑天遺地而弗之顧彼烏覩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子欲求實理乎孩提之愛親敬長則實理較著焉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實理較著焉見牛觳觫而不忍殺則實理較著焉豈嘗求實理于親長孺子以逮牛羊哉故理莫實于盡心而莫幻于索物而世儒者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獵獵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爲實曾不知其所索而認者乃其口吻之爲名也楮墨之爲書也影響之爲傳也

意念之為執也而自謂實也而實固不居乎此也是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以究竟矣而強以爲實而不亦左乎若夫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其言雖少偏而亦不至大繆蓋釋氏者雖知天地萬物之不外乎心而卒至于逃倫弃物若是異者非心之不實也則不盡心之過也蓋釋氏主在出世故其學止于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于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貴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則是吾儒與釋氏異者則盡心與不盡心之分也所謂毫釐千里者此也

而矣以罪心哉今夫心之能察物猶水之能流火之能炎也苟有人焉瀦水不流而欲其常澄宿火不炎而欲其常熖亦豈水火之罪哉而世乃獨以虛幻不實歸罪于人心則又烏取實哉雖然使世儒誠有得于盡心之旨則實者未嘗不虛而虛者乃所爲實也實無不虛費而隱也無聲無臭是也虛無不實微之顯也三千三百是也其究一也而世儒未達也

何謂天人之鋼曰程叔子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爲道之大原出于天故敘爲天敘秩爲天秩命爲天命討爲天討工爲天工官爲天官咸自天

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則曰物者理之所攸存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于天者以爲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是故聖人之道達諸倫物以爲經常行諸萬世以爲準則者誠得其天也彼釋氏者曰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覩三界與山河大地不足有無於是爲屏居以覩空跏趺以求慧禪那足悅而寂滅爲樂其極則逃倫棄物而卒爲天下之大慾斯道之魁賊此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然非也夫程叔子以聖人爲本天將本其蒼蒼者與抑本其所以爲天者與

若蒼蒼者則莫爲之本矣若天之所以爲天則當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彝所謂先世之室盧慈父之帑藏莫非子物者是也然則聖人之本天含人心又孰爲本哉書曰惟天生萬物惟人萬物之靈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夫人之靈且貴者以是心之出于皇降天命者也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者此也非心之外而別有天也是心也在詩曰帝則在書曰皇極曰天之明命在記曰天理在孟氏曰此天之所以與我儒者又字之曰天神天明曰天聰明又尊之曰天君故其達諸倫物曰天叙天秩行諸

政治曰天命天討蓋不得以一私意奸於其間故曰
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悍夫行之必有厭
然而不中慊苟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愚夫當之
必有怫然而不中甘彼得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
心天者爲之也程伯子曰以心知天辟如在京師更
不可别求長安言至一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
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一理居焉何天之厚物而
薄人者甚也其可通乎謂凡人之本心者即有釋氏
之失則此心固爲人之大祟人固不幸而有是心天
亦不詎而畀人以心夫其可通乎若是則聖人謂人

爲靈且貴者咸歸之謂而帝則皇極明命天理皆當
剗心剗性別有一物以索諸棼棼芸芸而後爲得也
其可通乎若是則仁義禮智不可謂根心愛親敬長
不可謂良知而世之言根心良知者必皆獲罪於天
而非吾人之所當本者也其卒可通乎當如叔子之
言吾不知天者何在而本者又何物吾聞古之人有
不雜知識以順帝則者矣未聞多其知識以求帝則
于物者也有不作好惡以建皇極者矣未聞恣其好
惡以求皇極於物者也有顧諟以奉明命反躬以窮
天理者矣未聞不顧諟不反躬求明命天理于物者

也有先立乎大以不失天之與我者矣未聞舍天之與我而別求諸物者也蓋惟不雜知識不作好惡反躬顧諟以先立乎其大則達諸倫物爲天之叙秩行諸政治爲天之命討運諸靈臺而通諸天下之志宰諸方寸而準諸千萬世之衆將俾賢知者不以爲少而愚不肖者不以爲多千萬世之上不以爲古千萬世之下不以爲今所謂不得以私意增損其間者不增損其心天故也是所謂本天也伊尹之告大甲曰一哉王心周公之告成王曰既厥心殫厥心未聞外心以求天亦未聞本心之遂爲釋氏也世儒者不能

自信其心天也乃果焉索諸棼棼芸芸以求之吾見世儒者勤如筭沙探如射覆析如擢髮泛如望洋劈積礫裂膠固紛披不勝其推測不勝其安排思匠攢于戈矛心機馳于猿馬搜窮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愈離曾不知意必勝而固我橫吾未見世儒之能本天也叔子之言亦自枉枉天矣曰然則釋氏曷爲其棄倫逃物若是異哉曰釋氏之失吾前已言之其失在偏于出世而已何謂出世超死生是也即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莊氏所謂有旦宅而無情死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者其爲學亦非有大戾

于天者之比而吾聖門盡性至命之全則亦未嘗不
馴至之而不必偏以爲功也夫惟釋氏者之偏以爲
功則不得不逃倫棄物禪那寂滅以從事于不生不
滅之歸矣吾前所謂宿火欲其長煴潴水欲其長澄
即彼之不生不滅是也是其見偏而學駁者之過也
而未可謂心之罪也亦猶夫宿火潴水者之過而未
可爲水火之罪也彼也自謂之先天矣而不知吾聖
人合先後皆天也故爲全彼也自謂之形上矣而不
知吾聖人通上下皆道也故爲大彼之火專宿而已
矣而聖人之火宿而靡不炎炎而靡不燎也彼之水

專瀦而已矣而吾聖人之水瀦而靡不洩洩而靡不灌也彼之心專寂而已矣而吾聖人之心寂而靡不通通而靡不盡也今不知咎在專寂以出世乃獨詆人心而罪之可乎夫聖人盡心而達天賢人存心而事天吾無暇言若二氏則遺物溺心任天于內世儒則執心狥物擬天于外二者均未得于心則均未得于天矣孰曰心與天二本哉

何謂心性之辯曰先儒以爲心者止于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爲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意者覺虛而理實則心虛而性實此心性大較也故心性

雖不可離而亦不可混其果然歟胡子曰然非也夫先儒以知覺爲心以實理爲性固可謂不混矣然以理爲在物則性亦當爲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于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爲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爲在物一以爲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相半焉已矣其又可通乎曰然則子將奚析曰心性奚能析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有一星之火即有一星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有一星之明

即有一星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與明與光異號則可謂爲異物則不可也謂心與性與情異文則可謂爲異體則不可也子不見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捧土揭木儼若其形象以衮舄載以冔冕立傳而告之曰是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盖塊如也而兒物理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藴而仁義禮智藏焉始非有物焉以分貯于中也則覺爲之宰也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形焉亦非有物焉以分布于外也則覺爲

之運也方其寂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寂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即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又烏有夫覺虛理實心虛性實之謂哉夫覺何以若是至哉帝降之衷天命之性靈而則生生而能理故也是故帝堯之謂欽明帝舜之謂濬哲文王之謂緝熙太甲之謂明命成王之謂光明伊尹之謂先覺大學之謂明德衛武之謂有覺德行程伯子之謂明覺自然紫陽夫子亦謂之本體之明嚮非是也裴子所謂五倫五教五事三物九德四術五禮六樂六

府三事九疇九經以迨天地萬物無有端崖疇非是也然則所覺者即能覺者爲之也向無能覺者則亦抔土朽木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爲道心覺於欲則爲人心今先生以覺語性安知不覺於欲而爲人心歟曰審如先儒之言是烏足以言覺古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癢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即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

爲務辨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爲覺于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謂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此未可以正其非夫覺性者儒釋一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繇分也吾嘗比釋氏於爝火溺水而水火奚罪哉今柰何嫌于覺性之相近乃至跡摒物理以相別也可乎昔漢廷欲盡誅中常侍而濫及于無鬚者他凡無鬚者懼及已也乃皆畫鬚以自別今之儒者懼近釋氏而必求物

理以自別是亦畫蹊者之自爲贅也豈不過甚矣哉

曰子固合心性而一之矣然夫子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又以芻豢喻理義若是乎析也何哉曰世儒之藉口也久矣甚哉其泥文牽義之無療也信如世儒之疑則仁亦爲在物矣顏子又安得挽在物之仁而不違於心哉不知仁人心也心存則仁自不違非心外索仁也顏子雖大賢或不能盡存于三月之后夫子所以稱而激之豈謂仁與心爲二物哉若夫理義芻豢人孰不知孟子之取辟也豈誠以理義之在物哉世儒外理而物之而義又可外乎甚哉泥

文牽義之莫瘳也子姑反觀無滯吟聲惑也終身
何謂體用之錮曰夫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
有用而無體者也記稱未發體也發而中節用也易
繫稱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性即體也情即
用也體用曷可相違哉今子也辨理以察而語性以
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與胡子曰然非也夫發與
未發寂與感雖有體用而無先後蓋嘗以火之明與
光言之矣明與光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
火之明曰是光也又呼光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又
不觀諸鑑乎鑑之未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

有損既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增明與照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鑑之明曰是照也呼照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然則體用又曷可執言哉昔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孟子之語性善曰乃若其情孔孟豈皆溺於用者與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爲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爲體彼其截然者以其不貫於心而局於半也是亦泥文牽義之爲賊也亦猶爲火爭明與光焉爲鏡爭明與照焉爭者方紛然分別而火與鏡

固未嘗分也豈不贅𢦤且體用之義六經無有也唯釋氏有之釋氏曰吾言如黃葉止兒啼耳非可執也今吾儒襲用其義乃至語理語物必因體用而成四片自以為分更精算繭絲不知其文義愈析其論辨愈執而道愈不諆矣其又不可悲乎然則謂心之覺為性為體謂心之察為情為用可也謂覺性兼體用可也謂覺即察察即覺體即用用即體亦無不可者然則語道而必曰有無虛實動靜內外體用截焉是誠無異乎其刻舟而劍已遠

何謂循序之錮曰古者學不躐等教不凌節貴有序

也否則欲益而賊之者至矣以孔子上聖猶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且不能躐等而學凌節而教而况衆人乎故古之小學必習於少儀曲禮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也今子嘐嘐然唯心性之務先靈覺之獨切吾恐先後序紊而中下者惘然弗之入矣然則書所稱學于古訓易所言多識蓄德則又何也胡子曰然非也不聞大學之教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爲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爲序也猶之種樹必先

植其根而爲之培灌積日而累月焉然後其枝幹葉葩從而敷茂其爲序何漸也猶之治水必先濬其源而爲之疏決積日而累月焉然後江淮河漢從而涵浸其爲序何漸也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古之大學欲明明德于天下國家者乃推極其本曰先修其身而修身先正心正心先誠意誠意先致知而知即性也然則君子曷嘗不務先于心性哉其爲序亦何異于植根濬源而積日累月者之爲漸也世儒乃反以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後求于末終又何異種樹者先求其葩葉導水者先事于江河非獨凌節躐

等亦將莫究其所底矣是不爲叅也孰叅其夫本末非二物也立本固以豐末而顯末末有能生本者也若孔子所謂語上語下下學上達要亦本末之間均有上下非謂以本爲上以末爲下也蓋自用力者而言謂之下自得力者而言謂之上孔子告顏淵仲弓則并其得力者而語之是所謂可語上者也告樊遲司馬牛則止曰恭忠敬曰訒言而未嘗及得力之事是所謂不可語上者也然仁即心也性也恭忠敬訒言即存心也養性也孔門曷嘗不以心性教亦曷嘗不以心性學哉蓋心性自不離乎言行而言行固皆

出乎心性第曰心性本也而末可後焉爾非離言行爲心性者也小學者習于少儀曲禮治于詩書禮樂皆將以收攝其心磨礱其性禁於未然而非學求其文義已也故曲禮發篇曰毋不敬風雅大旨曰思無邪孔子教弟子入孝出弟謹信親仁最先而學文特餘力耳然則聖人教學先後之序蓋可覩已豈嘗以先末爲序哉且學於古訓者其孰爲古歟蓋莫古於精一執中之學而人君尤務先焉人君者雖未可以廢書然一日二日萬幾若必如經生學究以討求乎物理其勢不可得矣堯舜之智不能徧物况後世乎

經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以理爲在物從物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遍于庶人又奚足以言理若夫前言往行亦莫非自古人心性出也故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專以蓄德非曰泛然馳騖物理者倫也昔者謝顯道舉史不遺一字程伯子譏之曰玩物喪志然則古人之學古多識又可概已亦豈以先天爲序哉而世儒迄不自知其爲索也嗟嗟

何謂格物之綱曰弟子術明訓內反諸心外印諸經其於致知之旨瞭矣何則知也者即經文所謂明德

是已致知者即經文所謂明明德是已以是知東越致良知之訓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然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于正則似與正心義相涉矧初學者猝難了也嘗聞之倉頡觀鳥跡而作字奚仲觀轉蓬而造車中古聖人仰觀俯察制器尚象莫不取諸物觀冠員象天履方倣地聘取圭璋樂徵律呂婚陳鴻鴈贄用雉羔授時假諸璿璣考祥驗諸蓍龜三公擬自三台五等法乎五行帝堯之十二章咸有取義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

人者雖未嘗索物求理亦鮮不因物觸心感然則致吾良知而無遺物豈亦其旨與胡子曰然非也夫以經訓經則經可明移經就己則義益晦世儒以至訓格夫乃轉而爲窮以物語物夫乃增而爲理是正所謂移經以就己經安得不晦焉經上文不曰物有本末而下文即以格物應是寧有二物哉格有通之義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恒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施矣故其下文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卒語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吁亦明甚矣異時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
諸已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
言之曰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其求端用力
兹兹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而末學者未嘗
一力其本乃先以窮索物理爲事濫焉浩焉如買櫝
之無所歸不倒置而拂經也哉彼既倒置矣而猶自
以爲知序不尤倒乎而子又以制字造車仰觀俯察
制器尚象者言之是特以語聖王開物成務之故而
無稗於學者求端用力之方此正謂先末後本先終

後始其於大學之道不尤倒而重傷乎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而非謂窮索也易繫曰窮神知化夫神不可致思剝可索乎故窮神有極神之義焉窮理則亦然矣記曰窮人欲滅天理得非謂極欲而滅理者耶誠使極天理則滅人欲矣窮理者即極夫天理之謂也豈在物哉是即所謂致知所謂明明德故程伯子曰才窮理即盡性至命更無次第不可以窮理屬知之事而世之言窮索物理者遠哉曰先儒曰理有所當然所以然此非獨自人身雖一草一木亦皆有之曰一草一木則烏覩夫所當然

所以然者哉儒者豈不曰草木之生有時而形有定
此所謂理也然而有春花産乎冬實樗質生乎人而
仆而起代而血者何哉人曰此草妖木怪也然謂有
怪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
天清地寧日往月夕此所謂理也然而有裂陷朓朒
亥慝肇班晝坐而夜日烏夾而蜺貫其極則有雙月
兩日日中見人馬戰鬪之異又有山移數里而雨魚
豨生兩毛隕石穴犬井羊之殊者何哉人曰此變象
也然謂有變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
也豈不曰大德受命作善降祥此所謂理也然而孔

子旅人下惠三黜顏回夭折仲弓癩死者何其人曰此異數也而謂有異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曰弟子聞諸陰陽人物之失傳洪範者皆歸咎於人事乃至春秋以降明王不作則何疑於尼惠之不遇曰若是則理之在人不在物也盍瞭矣知本之學可後乎哉

胡子衡齊卷二